

小說家的社會關懷

——兼談子于「迷惑」與楊青矗「工廠女兒圈」之比較

黃武忠

文學反映人生、批評人生，表達人生的種種活動，因此，文學活動可說是全人類的活動，是整個社會的活動。作家雖然以個人的立場來透視人生，並敘述自己的觀點，但是作家乃社會中的一員，所以他的作品自然不能脫離社會。涂公遂先生說：

「社會，是衆人精神的結合體，也是人生各種生活的綜合體。一切文學的表現，集合起

來說，便是各種社會的呈現；各種社會的表現，見之於文字，也就是文學的呈現。所以一切文學，可以說是離不開社會的。」（註①）

文學既是社會的呈現，那麼社會自然影響文學。而文學作品雖是個人的創作，可是文學要訴諸於社會，其目的在於引起社會廣大羣衆的共鳴，並對讀者產生相當程度的感染，所以文學又影響着社會，因此，文學與社會是息息相關，相互影響的。

作家在廣大的社會層面中，伸展着敏感的觸鬚，採取寫作的材料，他可能是先知先覺者，事先預測未來社會的演變，並且是個社會調查者，他可能發現社會的種種弊病及人民的疾苦。因此作家憑着靈敏的感覺和銳利的眼光，要比一般人更能瞭解社會的健全與否？於是在他的眼前呈現了社會百態，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寫作時就任憑取捨，光明的一面或許得到闡揚，黑暗面當然必受到揭露批評，於是作家成爲人民的喉舌，也是永遠站在時代尖端的人。

梁實秋先生說：「詩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民間的痛苦，社會的窳敗，政治的黑暗，道德的虛偽，沒有人比文學家更首先感覺到

，更深刻的感覺到。」（註③）

索忍尼辛在「一封給蘇維埃作家協會的信」中也說：「作家有權在他人之先，表示其對社會及人類的道德生活的批判，闡明社會問題與歷史教訓，作家有義務說出大眾成熟的思想，以文學的形式感染心智，提示良知與文化理想。」（註③）

但是，儘管作家走在時代的尖端，有權首先對社會的問題提出批評，然而他必須具備一項基本條件——即「對人類社會的關懷。」假如對人類社會沒有產生關懷，何以能對社會的種種加以細心的觀察，而發現問題，並提出善意的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呢？因此對社會的關懷愈深，認識便愈够，愈能體認人類社會的變化。反之，若無關懷之心，而僅就現實表面揭露社會之弊端，很容易流於惡意中傷或醜化渲染。

近年來楊青矗由於「工廠人」與「工廠女兒圈」的小說集推出，被一般人歸爲替工人說話的作家，對工人有幾許的關懷。而子于一篇小說「迷惑」，也以描寫工人生活爲主，兩者同是寫工人生活，同是對社會關懷，但是却有層次之差異，今就其取材角度、問題呈現、與愛心投入三方面作一比較：

一、取材角度

「社會是人生各種生活的綜合體」，因此社會的各種事情交錯成一個無形的圓，作家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切入，來透視社會，並擷取他所需的資材，所以資材的選擇是相當主觀的。楊青矗在寫工人生活的一系列作品中，大體可歸納出幾類：①工人要求升等；②勞工爭取薪資；③大老板忽視福利等。在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的心態下，使他身不由己的選擇這個角度，描述出工人生活的種種，並且批評大老板的壓榨勞力，與忽視工人的福利，用心良苦。可是由於他急於替工人說話，而偏向事實的報導，遂使他的取材角度局限於勞資雙方問題的描述而已，這是楊青矗在取材角度上的一大缺憾。顏元叔先生說：

「他（指楊青矗）的小說偏重於事實報導，往往太事實化了；如果說這種方式是社會寫實，的確比較勉強。整個集子所表現的不外乎是工人要求升等加薪。楊青矗筆下的工人，似乎只為加薪而奮鬥；假使他們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就抵制工作，逃避工作。當然這些現象是有社會寫實

基礎的，但是把工人的身分降低為只為薪水，為工資而奮鬥的人，把他們只寫成『工資人』，就未免把他們應有的人性縮得太小了。……其實楊青矗應該包容工人更廣泛的生活層面，把他們當做完完整整的人來處理，賦予他們更多與更大的精神與心智向度。」（註④）

此一段話，針針見血，指出楊青矗在寫作角度上的偏失與缺點，假如楊青矗能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他的小說成就將會更高。

而子于在「迷惑」這一短篇中，取材角度要比楊青矗寬廣多了，他賦予每個工人應有的人性，反映了廠方對勞力的榨取，描述女工知識的缺乏，道出她們沒空與異性朋友交往而產生的婚姻問題，以及女工們喜歡唱流行歌曲，買新衣服等，並刻劃出工人彼此間相互關懷的友愛情誼。雖然只是一個短篇，但由於取材角度的寬潤，和生活層面的擴大，使內容充實而豐富。

楊青矗曾經是一個工人，瞭解工人的苦況，因此站在工人的立場，寫出了老板與工人間的衝突，於是他的視野受到局限。而子于是一個教師先生，他不是

工人出身，他的故事可能是聽人說來的，加上自己平常的觀察，而把各種不同的個性溶入小說之中，因此他可以處於超然的地位，可以很清楚、理性、而客觀的描述工人與老板間的糾葛，所表現出來的作品，自然較具說服力。

二、問題呈現

小說中含有一些作者對社會表示意見的企圖，是常有的事，所謂「文以載道」，小說再也不是風花雪月，文人自說自話自娛的玩物，而是反映社會、反映人生的一面鏡子，對於一切問題的探尋和披露，就透過小說的形式來表達。楊青矗小說中的問題呈現常是採用單線式的，以一篇小說來寫一個問題，層層深入，直截了當。如「工廠女兒圈」一書中的幾個短篇，「昭玉的青春」寫一位女工升正工的心酸過程，「秋霞的病假」寫工廠不守勞工保險法的問題，「龜爬壁與水崩山」是寫工廠大發利市，而工資低廉、工作辛苦，剝削勞工的事，「陞遷道上」是寫女工爲了升遷而失身於經理的故事……等。往往花了很大的精神來說明一個問題，但是小說却缺乏高潮起伏的氣氛，於

是顯得單調乏味，他所提出的問題，帶給讀者的震撼和感染的力量就大爲減弱。

而「迷惑」中，子于運用靈活的濃縮技巧，把許多問題處理在一個短篇中，如：女工的婚姻、知識、工作時間、工廠設備和工作量的要求等問題，皆在「迷惑」中表現出來，因此不但豐富了小說的內容，也呈現了問題的多樣性。楊青矗的問題呈現是直接的、苛刻的、激動的，而子于在處理上則較爲溫柔敦厚，含蓄和不亢不卑。現從「迷惑」中舉出一段來說明：

我不知道到哪裏去吃，因為規定工房不准吃東西

「你不會到洗手間去吃？」

見我搖頭，她更像看個傻瓜似地說：

「又不是你一個人吃！都是工人還怕什麼？你和他們一樣！」

這段話是寫工人於日班下班後，於晚間加班時，中間只休息十分鐘，而且沒地方吃飯，工人只好躲到廁所中去吃，雖然小說人物並不覺什麼，但是讀者看來，却覺得廠方實在可惡極了，連工人吃飯的時間都要剝奪，而且竟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引發讀者的不平。因此，雖然子于安排對話的人不亢不卑，但是讀

者們却有很深的感受，這是子于此篇作品成功的地方。

三、愛心投入

關於愛心的投入，楊青矗是盡了相當大的心力，關心在他周圍的人，也關心了工業發展中默默耕耘的一羣勞工們，否則他絕不會在「工廠人」之後，又推出了「工廠女兒圈」，試圖以他的利筆來改革這些不平的現象，至少他可以提醒資方，使老板們瞭解工人中所產生的一些問題，而使勞資雙方獲得些許的溝通，促進社會走向和諧的步調。可是在他筆下所表現的愛心，是趨向較為狹窄的自私自心，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同事間相互關懷的情形，而是以個人為出發，好像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升遷和福利而爭，這是他與子于大為不同的地方。

子于筆下所表現的是一個快樂和諧的氣氛，雖有問題，那是大家共同的問題，而不是為一己之利而爭。因此不但是作者對於社會關懷，作品中人物之間也常有愛心的施捨。如：大學生不願當秘書，却願留下與女工們一起工作；又領班幫國中生挑出不合用的電容；還有把每天多拉出來的數目推給國中生，幫他們

達到合格的標準，顯見他們之間的互助精神。從「迷惑」中，我們看得出子于賦予這個大學生施給每個女工身上的愛心是相當博大的。

子于和楊青矗小說作品之別，是因為兩者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前面已經說過，子于是教師先生，沒有工人的經驗，若有也只是客觀觀察所得，所以容易超然而不易被感性所左右。而楊青矗是工人出身，有着工人的心酸經驗，於是容易陷入感情的泥淖中，而囿於自私的圈圈裏打轉。

由以上的比較，使我們瞭解，文學除了反映社會問題之外，應該「以化解提昇來代替醜化和渲染；除了反映人生之外，應以文學理想來超越反映人生」，而做為一個作家，對社會不但要關懷，也要有偉大的愛心，可是却不能濫於私情。

註釋：

- ① 參閱「文學概論」，涂公遂作，開明書局。
- ② 參見「偏見集」，梁實秋作，大林出版社。
- ③ 參見「歐洲雜誌」第七期。
- ④ 參見「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顏元叔作，巨流出版社。